

聽見地方與自己的聲音

迴聲社造

撰文／迴聲社造

迴聲，源自聲音的往往返返。來回之間，我們逐漸聽清，不論是地方，或是自己，甚至成為超越彼此想像的共鳴。

2023年的十月，一台載滿蚵殼的蚵車穿梭在北門各處，看似與一般的拖板車無異，但仔細一看，上面有些手寫小卡、彩繪蚵殼，甚至有隻大娃娃。你或許會好奇這台車到底在做什麼，因此走近點看。「哈囉，你有聽過三寮灣與蘆竹溝嗎？」，一個年輕人向你走來，說他來自成大，在北門做社區營造，這是他們暑假和小朋友一起做的行動展覽，他們叫「迴聲社造」。

大家好，我是迴聲社造的芮甄，今年是我在三寮灣與蘆竹溝的第四年，我想和你分享一段歷史系學生與北門的故事。

走出去吧！學歷史的我們

2020年的秋天，學姊馮潔傳訊息問我有沒有興趣辦理偏鄉營隊。「學歷史的我們，在社會中所處何處？」想解開歷史系學生的千古難題，得靠自己找答案；想衡量自己與社會的關係，就要入虎穴，才能得虎子。因此，我們走出校園，主動的跨出去。

和當時的夥伴凝聚共識後，因自籌經費，我們決定申請臺南市文化局社區營造獎助案，就此走入社造大門。事實上，當時整個團隊的人都不清楚什麼是社區營造，在謝仕淵老師的推薦下，我們便憑著一股傻勁，走向那兩個靠海的庄頭—北門的三寮灣與蘆竹溝。



以身為度，讓好奇心帶著我們走

走上社造一途，認識地方成為我們最要緊的必修課。三寮灣與蘆竹溝作為「邊陲」，被記錄下的總是隻字片語。帶著對鹽分地帶與農漁村的想像，我們以身為度，田野調查的過程中彷彿重回人類的初始狀態，從五感覺察可見與不可見，一切都由原始的本能一好奇心領著我們一頁頁翻開三寮灣與蘆竹溝。

面對一群新生兒大學生，「恁來遮創啥？」是在地居民共同的開場白。奇妙的是，詫異之後，「我們這裡都是種蔥的，土地太鹹」、「內海適合養蚵仔，沒風沒浪」、「大王爺足興ㄟ，你們得要去看看。」，關於自己，居民們就像有說不完的事想跟我們分享。

田園、內海、紅蔥頭、蚵仔、廟宇，是臺灣日常中熟悉又陌生的元素。跟著一位位教授級在地人，我們在各種地方上課，從地上瞭解產業、信仰的實踐樣貌，順勢挖掘地下的歷史脈絡，最終認知，最精彩的故事就是在此生活的人們，以及他們根下的紋理。

然而，這是個高同質性的時代，都市化使人們流向都市，都市以外的地方殊途同歸一面對人的離去與隨之衍生的問題。那些留在地方的人呢？他們最終將與地方走向何方？

面對如此複雜且龐大的社會性現象，我們將種種提問歸納為「促進地方認同」、「傳承在地知識」等數個關鍵詞句，然而一切總歸一好好紀錄這些身影，並讓更多人看見。

一種認識，長出不一樣的路

社造的共作重點在於說出彼此的興趣。對迴聲社造而言，學童與教育就是我們和地方共同的起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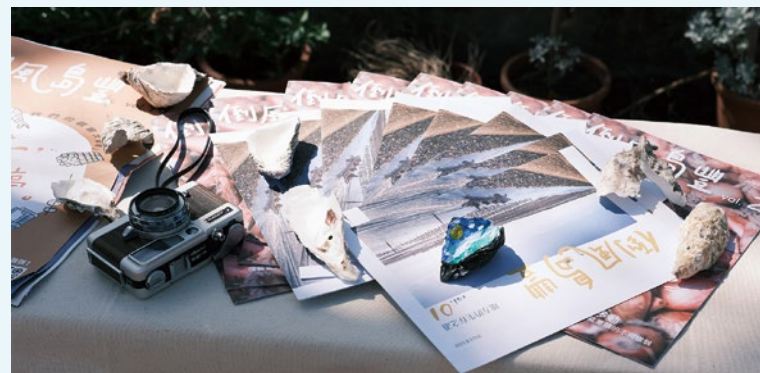
「為什麼是教育？」對遠離市區的地方而言，他們希望抓住所有成就下一代的可能；對團隊而言，教別人是透過轉譯來檢視自身所知的好方法，我們能同時確認自己對地方與對歷史系的掌握到哪。綜合地方與團隊的出發點，第一屆的歷史生活營因此登場。

歷史生活營以在地文化與歷史應用為軸，希望讓學生認識家鄉事物，因此有了由在地生活開展的實境解謎、餛仔店訪問，與蚵產業實務體驗；希望發揮歷史學的應用，因此多了行銷與媒體識讀課程。三慈國小學童作為營隊受眾，皆來自三寮灣與蘆竹溝，種蔥養蚵從小耳濡目染，這群來自外地的老師可以帶給他們什麼？我想，重點在於提供外來視角，「非日常地講述日常」。

隨著營隊成形，學童成為迴聲行動的中心，向外擴散。藉由產業體驗，我們帶入對傳承有興趣的返鄉青年與社區長輩，逐步將各年齡層都捲入行動中。從中，我們發現一些來自養蚵人家的小孩會告訴其他同學如何綁蚵殼，而作為課程業師的長輩們也因此更認識家鄉的下一代，一些社區網絡悄然生長。或許，產業與文化的認識重點不在於已知，而是已知與未知之間的經驗與互動。

除學童外，作為外來團隊的我們也持續摸清地方的模樣，而認識地方作為一種動態的過程，是否能具象化，甚至解決地方問題？奠基於地方的刊物《倒風島豐》與展覽因此而生，透過歷史系的書寫專長，我們轉譯並記錄在地知識，將在地文化解構後重組，一方面希望刊物與展覽成為社區溝通的平台，另一方面是外地人認識、進入地方的入口。

在地方所看到的問題，加上我們想嘗試的事情，組合起來便是迴聲社造的三大行動一營隊、刊物與展覽。



《倒風島豐》是迴聲嘗試與地方共做的刊物，每年一刊，帶給你濃濃的海口滋味！

我們能夠代言地方嗎—數個提問，行動滾動ing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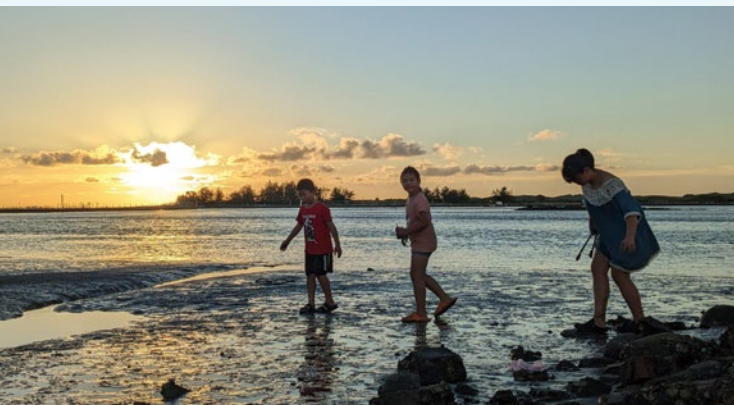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年行動順利結束，新鮮感與成就感使我們像飽食的嬰兒般心滿意足，但一年對「營造」一個地方而言，僅是短短的開頭。要和地方一起走下去是我們心照不宣的共識，然而，我們可以走到哪裡？怎麼樣可以更好？種種提問，推動第二、三年的行動。

#我們能夠代言地方嗎？如何讓更多人一起參與？

社造作為共作的過程，刊物與展覽能不能不只由我們來說？能不能讓訴說的主體回到社區本身？理想無法一蹴可成，我們使用設計逐步帶人們進入行動。

第二屆起，暑期營隊正式定調為「夏季大學校」，以地方踏查與工作坊為主體，將課程從「知識與認識」導向「方法與輸出」。與小朋友從列訪網開始，進行田野調查、文章書寫，以及排版編輯，最終製作出一本自己的刊物《倒風島豐》vol.特。展覽部分，「李阿卡 (lí-a-khá)」蚵車這項具有在地性的物件成為我們的載體，並以展覽工作坊作為第三年暑期營隊的課程，與三慈學童拜訪社區職人，書寫、畫下踏查的結果，再製作成蚵車展覽。透過蚵車行動展，用地方物，讓地方人，說地方事。

營隊、刊物、展覽，行動間開始串連，延續動能，成果展示與過程製作的行動都成為社區協力的一環，而所有共作的作品，我們皆試圖降低轉譯介入，呈現地方最原來的聲音。



有時，讓小朋友帶著我們走，究竟用 95 公分的高度會看到什麼樣的三寮灣與蘆竹溝呢？



超級照顧人的邱大哥，與他的父親。總是迴避鏡頭的他，有一天在放鰻苗網的路上，默默地讓我拍下這張照片。

僅是紀錄而已嗎？如何發揮更大的影響力？

刊物，具高度的流動性，能超出同溫層，傳遞到意想不到的人手上，那麼《倒風島豐》除了純粹記錄地方事物外，還有哪些可能性？能帶給讀者什麼？在地居民又為何要翻開這本刊物？

紀錄，以眼與手為基礎，相同事物的觀察中，無限發展的秘密在於「觀點」。觀點是某種能帶走的能力，我們希望讀者在閱讀之後，能將視野回歸自身，思量自己與其所在。對在地居民而言，非日常地講述日常則帶來重新衡量自我與外在的契機，在何種角度重新認識自己？可能是置身於溪北一帶的前身倒風內海，也可能是整個臺灣島，正如《倒風島豐》的命名一般。

目標是促進在地認同，但地方真的沒有在地認同嗎？

想起計畫書中寫的幾個地方問題，其中以「促進在地認同」作為核心。然而，在地方幾年下來，「你看我們這裡的蚵仔長得多大！」，每回和居民談起自家的產業與文化總是一句句帶著驕傲的話語，難道地方真的沒有認同嗎？事實證明，大部分居民熱愛著這片土地，只是沒有人聽他們說。既然如此，我們便讓自己成為傾聽者，並透過行動讓更多對耳朵來到這裡，聽地方說。

行動後的無數提問促成了下一屆的向前邁進，我們在提問間調整步伐，目前仍在學習如何走路。

行動之後—迴響於心底的聲音

和地方結緣，如今已是第四年，過去參與營隊活動的小學生成為國中生、原來的魚塭覆滿了光電板，蘆竹溝的大哥大姊們成立了社區發展協會。三寮灣與蘆竹溝變了，也沒變。迴聲也是，和小朋友一起做更多事情、刊物越做越厚、更在謝仕淵老師的主導下，與出版社合作出了一本書（歡迎搜尋《誌村鑑2》），雖然人事來來去去，我們仍是迴聲社造。

地方很好，迴聲也還是迴聲，但如果只是孤芳自賞，無人持續踏足該怎麼辦？歷經糾結，我想，還是從心出發吧！我們是與地方的共鳴，共鳴之前，必須先聽清楚自己的內心—為什麼想留下來？

記得一次，「阿嬤，上禮拜我去臺東做黑糖、種甘蔗！」，那時我們鑿著蚵殼，隨意聊天，甘蔗卻成為時間回溯的鑰匙。阿嬤一字字地拆開塵封已久的記憶，彷彿回到做小姐的時陣。沒想過，靠海的蚵棚居然可以長出甘蔗，裡面坐著兩位小姐，一個來自臺東，一個來自佳里興。就像這樣，我總會和阿嬤分享自己的日常瑣事，阿嬤對我很好，總是眯著眼睛笑，並細細地聽我說。阿嬤不見得每次都會說上很多，「甄，你出去得愛細膩。」但結尾總是一樣的。

和北門的人們分享生活，傾訴煩惱，對我來說稀鬆平常。也因其平凡，我們反而會忽略這都是「地方成為日常」的證明。想起田調中的種種，「恁來遮創啥？」那樣固定的開場，不也透露出居民對我們的好奇嗎？聽了無數的生命故事後，我也成為一個說故事的主體，自此麥克風來回交替。當兩個好奇心彼此吸引，彼此傾訴，彼此滿足。悄悄地，「彼個○○，哪會無來？」成為新的招呼語，悄悄地，我們都成為彼此生命中的一部份，這裡也成為真正生活的所在。

生活是生命影響生命的過程，在北門接收到的一切不覺間影響了我的行事所為，得到白白的幸運，我更願意白白的付出，我對其他人好，就如同阿嬤對我好。因為這些接與收，我也開始聽見自己的聲音。原來我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？原來我喜歡聽



要用蚵車做展覽，總要被蚵車載過吧，下一步就是要學怎麼載蚵車囉！

人說故事，喜歡對人很好，喜歡被接納，喜歡種田，喜歡大海，這麼多的「原來……」，都是地方所給我的迴聲。甚至，生活中的更多「原來」都在這裡，不管是飄洋成家的新住民母親、個性海派，很貼心的漁民大哥，或是總是一號表情，卻盡心照顧家鄉下一代的叔叔。關於生活，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答案。一個人離鄉背井，好勇敢，原來人可以這麼勇敢嗎？原來一個人可以同時做這麼多工作，這就是所謂的斜槓嗎？諸如此類。「原來這也是生活啊」，每次回家的路上，我總是這麼想，想著想著，有時心裡那亂成一團的毛線球，居然在意想不到之處找到解開的線端，因為，生活有一百種方式啊。

記得在一次的讀書會讀到：「當人將意義投注於局部空間，然後以某種方式（如命名）依附其上，空間就成了地方。」我想這幾年的行動確實讓北門成為意義存在之所，真實地使三寮灣與蘆竹溝成為「地方」。對社區居民來說，地方或許也與過往不同，出現了更多意料之外的意義呢！

希望在大家心中，三寮灣與蘆竹溝都能成為地方，並在此尋找到屬於自己的聲音。我們是迴聲社造，來自成大，來自三寮灣與蘆竹溝。在這眾聲喧嘩的時代，我們試圖和地方一同尋找自己的聲，並共振出更大的迴響。

迴聲社造快問快答

Q1 做社造最吸引人的點是什麼？

- 傅世元：可以去戶外工作，是少數離開教室的正當理由
- 陳滄潔：人跟地方共存而產生的記憶與經驗。如果自己也參與其中，那又是更獨一無二的感受。
- 許哲兢：能在外地有個家，總覺得社區營造不只貼合居民的需求發展，或多或少也加入了自己想像中家鄉會有的模樣。
- 林柏旭：與人互動，甚至是進入到一群人的生活日常之中，從中體會到不同地區的人所發展出的與自然相處的一套規律
- 王璽：和人產生連結，一起互動、做事，最終被記憶，這是我被社造所吸引的地方。

Q2 分享一個讓你在地方存活下來的個人特質或能力

- 傅世元：膽量吧，無論是進入陌生的環境，亦或與陌生人攀談，都需要膽量。還好膽量並非天賦，是能靠後天培養的。只要跨出第一步，就能越走越順。
- 陳滄潔：裝熟！看到阿公阿嬤就直接搭話，問午餐吃什麼、要去哪裡、在做什麼，假裝上一秒才見過，阿公阿嬤也會熱情回應，順利開啟祖孫互動模式。
- 許哲兢：想像自己有小鮮肉般的笑容，只要敢開口然後保持笑容，庄裡的人都很願意協助。
- 林柏旭：不要臉。想要了解一群人、一個地方，絕對需要能夠快速地與在那生活的人們打交道，這時候一定要拋下所有包袱，勇敢地去「搭訕」
- 王璽：沒有，我每次去田調都很ㄅㄨˊㄩˊ、，臺語破

聽不懂大家在說甚麼，又比較害羞內向不敢問問題。目前還在學習如何觀察、提問，以及和人說話的勇氣

Q3 在社造團隊打滾的時光中，你最印象深刻的「聲音」是什麼？

- 傅世元：我覺得最真實的「聲音」近似於「念想」，是無法單靠口語或文字傳達的，只能靠時間去體會。長久相處下，漸漸釐清夥伴在行動中所抱持的念想，這個應該就是我最印象深刻的聲音。
- 陳滄潔：每次結束田調後，大家會分享一天的收穫，可能是遇到哪位長輩在耍可愛、可能是誰臺語講很爛、或誰又犯蠢出糗，大家總有好笑又有趣的事，也常常在分享時笑得東倒西歪，整個晚上都迴盪著笑聲。
- 許哲兢：我腦海裡浮現是居民說的：「這個請你」，不曉得這算不算是一種聲音XD每次訪談完總會被請吃東西，喝東西，都會有種被居民熱情填滿的感覺，我們的關係便不在是受訪者與訪談者這麼表面，更像是在交朋友，我很喜歡這種關係的建立方式。
- 林柏旭：放送頭的廣播。只有在生活關係較為緊密的村落裡，才会有透過放送頭向村莊傳播資訊的模式，不管是早晨還未清醒時聽到有攤販賣魚賣肉，還是下午時分解解嘴饞的鹹酥雞，抑是宮廟、社區舉辦活動的預告，都是令我印象深刻的屬於「庄內的聲音」。
- 王璽：是在地人第一次叫我名字的時候，感覺被在地接納並記憶，成為「認識」的人。從田野之中，被賦予新的身份和關係，而歸屬感也由此而生。

Q4 用一個字或詞形容做社造，並說說為什麼

- 傅世元：韌性。作為社造目標的傳統聚落本身就是因為極具「韌性」才能延續至今，而社造工作充滿變動、不確定性的特質亦相當考驗執行團隊的應對「韌性」。只有兼顧這兩種韌性，才能在接地氣的同時，也做出自己的特色。
- 陳滄潔：像在跳舞。社造可以做的事情多而雜，但並不是每一項都適合地方，適合與否也不見得一開始就能預料到，有的能順利進行，但也經常碰釘子或不如預期。所以我覺得團隊就像在跳舞，有時前進、有時後退，慢慢從中找到跟社區共舞的節奏。
- 許哲兢：找自己。執行社造計畫的過程中，一開始都會找尋和自己世界觀截然不同的人或議題，但仔細回想那些真正吸引我的故事或經驗，往往也能與自己生命經驗呼應和扣合。像是想要訪木工師傅其實是想繞道了解父親的職業，想訪蔥農，某部份是覺得從事農務和家裡從事的產業有幾分相像。
- 林柏旭：像「水」一樣。在地方工作能夠第一線感受到社會的脈動，變動是極為劇烈的，因此需要把自己當成水一樣，放到不同容器

裡就是不同的形狀，千奇百怪的任務都能勝任，如此才能夠應變地方的需要。

- 王璽：跑。社造就好像跑步，年復一年、日復一日地跑，就算你不在田野裡，心裡頭也會想著社造。前期思考計畫主題是暖身慢跑，慢慢熟悉呼吸的頻率之後，緊湊的計畫項目便會帶著我們衝刺。雖然累，但一路上所看到的風景和人物，讓我們跑得格外有意義。

關於迴聲，在地人怎麼說

- 顏婷怡：三寮灣人，自第一年起持續參與迴聲活動的小朋友，目前國一。
「迴聲團隊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好認識家鄉的團隊，從懵懵懂懂的知道一些歷史，再到後來深入去探討，他對我們來說很重要！！也是讓我們對當地的歷史有更多的了解」
- 陳冠權：蘆竹溝人，持續以攝影與田調紀錄蘆竹溝的身影，是很照顧迴聲的大哥！
「迴聲團隊在地方營造上非常認真，行動能力也很強，期望這團隊能持續成長，努力經營，期許這團隊越來越壯大。」

